

成功人士演讲视频 成功人士演讲稿(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成功人士演讲视频篇一

尊敬的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昌乐育才双语学校四年级三班的秦晗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恒心+毅力=成功》

近段时间，我读了主题学习丛书《历史的天空》，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铁杵磨成针》。这篇文章写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小时候的故事：李白从小很贪玩，一天他出去玩时，看见一位老婆婆在磨铁棒，便问道“婆婆，您在干什么呀？”，老婆婆边磨边说“我在用铁棒磨绣花针呢！”李白听了很惊讶“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吗？”老婆婆继续说“能，只要天天磨，肯下功夫，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

李白深受启发，从此以后他读书非常用功，终于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

同学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中，肯定会有困难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但是，只要我们有恒心、有毅力、不放弃，就会有取得成功的一天。

恒心+毅力=成功，同学们，拿出我们的恒心，拿出我们的毅

力，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追逐梦想，青春飞扬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立志成才”的问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追逐梦想，青春飞扬》。

我不禁困惑：难道远去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国将不国的年代，我们当代大学生就不再有追逐梦想，报效祖国的激情了吗？难道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梦想就不再有存在的意义了吗？我想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我们常说，一切因梦想而伟大。石头想飞，鱼儿想走，才演化出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凡人有伟人的梦想，平民赖斯才会成为美国的国务卿，鲤鱼有成龙的梦想，于世宏才从一打工妹一跃而变成今天的ceo。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大仲马说，生活没有目标就像航海没有指南针。梦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要以为有了梦想就有了一切，就一定会成功。事实上，不知有多少人华丽的梦想让位给了卑微不堪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宁愿选择简单的盲从，却连一句小小的反对都要硬生生的吞回肚子里。这就是为什么们看到永远是有那么一小批人，带领着一大批人向前跑；或者总有那么一小批人，在大多数人王某方向奔波的情况下，气定神闲的自我岿然不动——有勇气追逐自己的梦想，有勇气捍卫自己的梦想。

凡事都不吭一帆风顺，追逐梦想也不吭一蹴而就。时尚的天才不过一个爱因斯坦，更多的人是通过一李华平单位神奇的。

从微软中国总代理张亚勤到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从法国总统萨科奇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些成功人士无一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才获得成功的。

其实，梦想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大小，或者能否实现，而在于能否让我们获得动力和激情去追逐梦想，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所以，同学们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不要以为考上了大学就等于静入了天堂，不要在物质而肤浅的活下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肩负的不知是父母的期望·个人的辉煌，更重要的还是家家过的兴旺。正果梁启超所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国过进步，少年雄与地球则国雄与地球。

朋友们，拿出我们的勇气与激情，拿出我们的毅力与坚定，追逐梦想让我们的青春在火中燃烧，在风中飞扬吧！

比尔·盖茨演讲稿

我和梅琳达怀着激动的心情与你们欢聚在此共贺毕业。能受邀到斯坦福大学学位授予典礼上做演讲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对我们而言，这尤为荣幸。斯坦福大学正日渐成为我们家庭成员最喜爱的大学。而长久以来，斯坦福也是微软以及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最喜爱的一所大学。”

我们一直致力于让最聪颖有创造力的人攻克最为重要的问题。结果证明，一大部分这样的人才都来自于斯坦福校园。

如今，我们在这里进行着30多个研究项目。当我们想要通过对免疫系统的研究来寻找治愈世界上最可怕疾病的方法，我们需要斯坦福。当我们需要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来帮助低收入学生上大学时，我们亦需要斯坦福。这便是人才的摇篮。

在这里，有着灵活的思维，对于改变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新鲜事物的渴求。在这里，人们善于发现新事物，并乐享这份经历。

梅琳达·盖茨：当下，一些人用书呆子这样词语称呼你们，而我们听说你们正为这个称呼而倍感骄傲。

比尔盖茨：嗯，我们与你们同在。

比尔盖茨：我的这副普通眼镜也没多大差异嘛。

在这所校园中，每时每刻都有非凡的事件发生，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用一个词来表达对斯坦福的挚爱，那便是“乐观”。这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乐观精神，那便是，所有的问题在创新之下都能迎刃而解。这便是驱使我在1975年离开波士顿郊区的大学，并永远辍学的一个动力。

当时的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的魔力能够赋予全世界人民以力量，并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据那时算起，已有40年之久，我和梅琳达喜结连理也有20xx年之远了。这些年间，我们都比过去更为乐观开朗，但是在这些人生之旅中，我们的乐观也实现了进化。

我们今天很想与大家分享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并和你们聊聊我们的和你们的乐观精神怎样为更多的人服务。当初和保罗创立微软之时，我们的目标是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普及到普通大众，这便是我们当时的说法。在早期的一本书上的封面有一个上扬的拳头，他们称之为《计算机解放》。

在那个时候，只有大企业才能购置计算机。我们想让这种计算机设备普及到社会大众并让计算机民主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个人电脑对人们的巨大效用，

但是这种成功同时造成了新的困局。如果富人的孩子拥有计算机而穷人的孩子却不能时，这种科技会加剧不平等。而这与我们的核心理念相抵触。

科技应当惠及万众。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我将它定位为微软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和梅琳达在建立基金会之初的首要任务。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从而确保人人都能有机会使用。

当我在首次出访南非时，我便开始关注“数码鸿沟”。因公事出差的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区开会中。当时我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家庭中。

那时距离尼尔森·曼德拉上台，并结束种族隔离只有3年。当我同主人共进晚餐时，他们使用铃铛来使唤管家。在晚饭后，男女相互分开而男人们开始抽雪茄。当时我想，幸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否则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在第二天我去了索韦托，约翰内斯堡西南的一个贫穷小镇，那里曾经是反种族隔离的中心。尽管从约翰内斯堡到索韦托路程不长，但从进入索韦托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令人无比震惊。

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和我所来自的地方截然不同的世界。索韦托之行让我很早便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天真。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和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一切相同。

但是我很快明白了，这里并不是美国。

我曾经阅览过有关贫穷的调查数据，但是却未曾目睹过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用铁皮搭成的简陋棚户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人们几乎不穿鞋，赤脚行走。或者可以

说根本没有街道，只是一些坑洼的泥土路。

由于社区中心没有持续供电的设施，所以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线连接到200英尺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看过了这些装置，我明白了一旦记者离开后，发电机将会被运用到更紧迫的任务上。使用社区中心的人们也会因此而离开，为电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担忧。

当我向媒体道出已准备好的发言时，我谈到索韦托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里程碑，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决定是科技是否会让发展中国家落后。这也便是要缩小差距。

但当我说出这些词时，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如此相关。我没有说的是，“顺便说一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大洲上每年都会有50万人死于疟疾的事实。”但我们还是万分确信我们会为他们带来计算机。

在我去索韦托之前，我认为自己很理解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可那时我才明白我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不停问自己‘你还认为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吗？’我向自己保证，在重回非洲之前，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穷的原因。

数年来，我和梅琳达确实发现了穷人们的当务之需。

在后来一次到南非的时候，我去了一家住有很多抗药性肺结核患者和耐多药结核患者的医院，这是一种治愈率不到50%的顽疾。我还记得那个充满绝望的地方。

在一个巨大的开放性病房里，住着很多很多病人，他们穿着睡衣，带着口罩，慢慢挪动着。有一层楼是专为孩童开设的，其中包括还在卧床的婴儿们。医院中也为适龄儿童设有小学校，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无法战胜病魔踏入学堂，因此医院似乎并不确信是否有必要开设这所学校。

我同一位30多岁的病人做了交谈，并了解到她曾肺结核医院的一名职工，因为咳嗽而病倒。她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患上了耐药性结核病，在后来也被诊断患有艾滋。她活不了过久了，但有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却“覬覦”着她即将空出的床位。这是一个有很多候场病人的地狱。

但是目睹了这个地域并不能减少我的乐观心态，相反，它指导着乐观的前行。在我们离开时，我在车里跟与我们同行的医生说，我虽然知道耐多药结核病是一种顽疾，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一些实事。实际上，在今年，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阶段，对于那些病人而言，他们不再需为18个月50%的治愈率而花费20xx美元，我们的新药物花费不超100美元便能在6个月后实现80%的治愈率。

乐观常被视为错误的希望。但是错误的无望也存在于世，那就是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的态度。但我们却能够做到。

在比尔去过结核病医院后，他曾给我致电。(因为)惯例上当我们其中一个出国的话，我们都会聊聊这天我们遇到的人和我们去过的地方。但是这番电话有些特别。

比尔说，梅琳达，我(今天)去了一个我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地说不出话了。他最后只是说，等我回来了再详细告诉你。(其实)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因为当你看到濒临绝望的人们，他会让你十分悲痛。

但是如果你想做得更多，你必须看到最坏的情况，我也经历过那些日子。大概十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去印度旅游。在我临走的那一天，我和一群妓女进行了交谈，我希望跟她们讲她们所面对得艾滋病的风险，但是她们想跟我聊的只是(作为妓女的)耻辱。

这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被她们的丈夫所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她们去卖淫的原因。她们想养活自己的孩子。他们在社会的眼

中是如此卑微，以致于她们可以被任何人甚至是警察，抢劫，甚至挨揍，（而）根本没有人会在意（她们）聊起她们的生活让我感触至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们多么想接触他人。她们希望触摸我，也希望让我能去触碰她们也许是通过这种身体上的触碰证明了她们存在的价值。所以当我离开之前，我们肩并肩，手牵手，一起照了相。

之后在那天，我去了印度的一个弥留者的家中。我走进大厅，我看见一排排的床，除了远在角落的一张床，每张床都有人在照顾。所以我决定过去看看。

这位病人是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我还记得她的眼睛的样子。她有着大而悲伤的棕色的眼睛。当时的她如此憔悴并且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她的肠道里什么东西也盛不下，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在她的床下放了一个盘子，然后在床的底部开了个洞，这样一切东西就能倾泻到那个盘子中。我看得出她得了艾滋病。不仅可以从她的外表，而且也可以从她独自在这个角落中看出来。得艾滋病令人声名狼藉，特别是对女性。并且得病的惩罚就是被抛弃。当我走进她床边时，我突然感觉彻底的无力和无助感。我无能为力实施帮助。我知道我不能救活她。但是我不想让她独自一人（死去）。所以我跪下来然后伸出手，她摸到我的手然后就抓住，不松开。我不会说她们的语言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对她说什么。最后我只是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是你的错。

在我陪着她待了一会之后，她的手指向了屋顶。很显然她很想上屋顶，而我发现太阳快要落山了，所以她想做的就是等上屋顶并且看日落。那时房子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忙碌，然后我对他们说，我们能不能把她抬到屋顶上？不行。我们现在必须要分派药物。所以我就等着他们分派药物，然后我又问了另外的工作人员，他们说不行，我们太忙了。我们不能抬她上去。所以，最后我就把她抱在了怀中。

她不过是骨瘦如柴，我就抱着她上了屋顶。找到了一个在微风的吹拂下响着的破旧不堪塑料凳。我把她放在椅子上，拿一个毛毯盖住她的腿，然后她就坐在那里望向西边，看着日落。工作人员知道她在屋顶上，我确保他们知道并且会在日落以后把她带下来。而不久后我就要离开。

但是她从未离开过我。我感到彻底的无力去面对这位妇女的死亡。但是有时，就正是这些你不能帮助的人群给了你最大的激励。

我知道早上我碰到的那些性工作者将来可能就会是那天夜晚我抱上屋顶妇女的样子。除非我们找到一个方法来对抗这个羁绊她们一生的耻辱。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基金已经帮助性工作者建立了支持小组，那样她们可以互相协助，要求安全的性行为，让客户就使用安全套。正是因为性服务者们勇敢的努力保持了性工作者的低hiv感染率，并且很多研究表明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大范围地爆发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这些性工作者一起帮助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好事。她们形成的这个社区成为了一个任何事互相协助的平台。警察和其他任何或者抢劫她们的人都不可能无法无天。妇女们组建起了互相鼓励储蓄财产的系统，这样有了足够的储蓄，她们就可以离开性服务行业。这就是那些在社会上被视作底层中的最下等人做的事情。对我而言，乐观并非消极地期待事情会变好而是一种相信事情会做的更好的确信和信念。因此不管我们目睹了怎样的痛苦，不管事态如何糟糕，如果我们没有失去希望不转头而去，那么我们便能伸出援手。

比尔盖茨：我和梅琳达描述了几个最为在男性的画面，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即使是在绝境之中，乐观也会加速创新，产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从未

看过那些痛苦折磨着的人时，你的乐观也将无能为力。你也将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这让我想到了我眼中的一个悖论。

现代社会拥有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学正处在创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新公司，有思想的学校，硕果累累的教授，富有灵感的艺术文化，创新的软件，药品，还有优秀的毕业生。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还是在深沟中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你都在为人类相互间的协作做出惊人的突破。

同时，如果你问全美国的人——未来回避过去更好吗？大部分人会说不，我的孩子不如我优秀。他们认为创新不会让自己或孩子的世界更好。

在我看来，悲观者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并不疯狂。如果创新仅凭市场驱动，我们都不关注不公正现象，那么我们的重大发明将令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我们不会改善公立学校，我们不会治愈疟疾，更不会终止贫穷。我们不会研发出让贫困农民在气候变化中也能种出植物的发明。

如果我们的乐观无法用来解决那些影响许许多多同胞的问题，那么这种乐观主义还需要融入更多的移情元素。如果我们能在乐观中融入同情，我们就能解决贫困，疾病以及教育匮乏的问题。我们会以创新作答，并震惊那些悲观主义者。

在下一代中，你们，这些斯坦福毕业生，将开启一波创新的新潮。你们会决定解决哪些问题呢？如果你的世界很宽，那么就能创造出我们理想的未来。如果你的世界很狭隘，就会造出悲观者恐惧的未来。

正如我在索维托所学到的，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乐观影响所有人，并赋予他们力量，我们就要看到他们最紧迫的需求。如果我们的乐观没有融入同情，那么我们掌握多少科学秘密也没有任何用处。

我们都解决不了世界上的难题。我们只是在玩智力游戏罢了。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当时的我视野更宽广。你们会比曾经的我做得更出色。如果你们全身心地投身于此，你们便能震惊那些悲观者。我们对之迫不及待。

梅琳达·盖茨：让你们的心为之而碎。这会改变你们处理乐观的方式。

在去南亚的旅行中，我遇见了一位贫困潦倒的印度妇女。育有两子，她后来乞求我让我把这两个孩子带走。当我祈求她原谅时，她说，那好吧，请至少带走一个也可以吧。

在另一个去洛杉矶南部的旅途中，我遇见了一群来自贫困社区的学生。一个年轻女孩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那群父母逃避责任，我们只是留守儿童呢？这些女性让我心碎。

而她们现在依然让我心碎。当我对自己承认，我也可能会是她们中的一员。我与旅途中的母亲交流时发现，我们想给予孩子的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将其给予孩子的能力。

那么差距何在呢？我和比尔曾就此问题与我们的孩子在餐桌上共同讨论。比尔工作非常努力，他冒过风险，为成功做出不少牺牲。但是还有一个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便是运气。完完全全的运气。你出生何处？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成长？没有任何人赚得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被赐予了这些东西而已。

所以当我们剥去运气和优待，并思考没有他们我们会将如何时，这个人就更容易看到那些贫困者，并说，这可能就是我。这就是同情心，同情心抹平障碍，为乐观敞开新的大门。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的呼吁。在你离开斯坦福校园之后，带着你的天分，乐观以及同情心，改变这个世界，让数百万人人为之乐观起来。你无须急功近利，你还要开创事业，

付清债款，找寻另一半并喜结良缘。现在就这些便足够了，但是在你们的生命之中，可能你们并未计划过，你会目睹那些让你心碎的苦楚。当这些痛苦发生时，不要掩面离开，在这一刻，改变因此而孕育。

成功人士演讲视频篇二

我到这儿来，主持人之前跟我沟通，说一说熬的事。伟大是熬出来的，实际上生活中什么事都有两面，看鲜花非常愉快，看坟墓也不能绝望，都有两面。我要跟大家讲所谓的熬，无非是一个走了一段路的人回头看，我们怎么样能熬下去，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成长，或者说怎么走得更远。也或者说，如何获得一个可持续发展。

用什么样的语言，其实我们都是再讲一件道理，就是活着，更好地活着，持续地活着，活到你想要看见的自己最满意的那一天。过去25年房地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我们六个人(万通六君子)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个是在25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们多大呢，跟在座的差不多，我们平均年龄25.8岁，不算我就24岁。我们25年前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能做20多年。我一直都觉得做几年就算了，我原来是教书的，做生意是个意外。但是没有想到，一晃就25年了，公司20周年的时候，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当时小崔问我们的感受。很有意思，就说了一个是，他就说你们六个人分开又在一起，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所有的人不约而同的用三个词：

第一个词就是熬；

第二个词是扛，扛这个词是北方词，跟熬是一个意思；

第三个词是顶，顶住。

我们六个人没有排练过，但是大家突然一下子感受居然是一

样的，就是熬着，扛下去，顶住。20年所有的体验，心理上的过程，其实真的是一样的。

昨天我来之前，潘石屹打电话，潘石屹从万通离开自己出来创办企业soho中国，也20年了，日子过得好快。因为我要来这里要拍一个这样的视频，其实也讲了，过去熬的乐趣，扛的艰难，顶的勇敢，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回头看是什么让我们活下来，这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能熬得下去，是什么让我们能扛住，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教你怎么成功，教你怎么不死

有这么几件事情让我们活下来，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这件事特别重要。中午的时候，马云在给所有湖畔的考生和我们这些参与学校发展的老炮分享的时候，就讲了一个事情。湖畔不教大家怎么成功，教大家怎么不死。因为商学院每天都在讲成功，谁又怎么样，估值又多少，哪一年ipo又并购，成为牛逼，什么独角兽，似乎每一个人出门都能碰到钱，但鄙人碰到的是电线杆，拐弯的时候是掉到坑里。所以湖畔跟大家讲的是多少种死法，以及多少次磨难，以及多少次侥幸逃生，讲的也是活下来的办法。

最重要的，我认为我们活下来主要靠什么方法，大概的办法，是回过头来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也很简单，都是老奶奶在很久远的时候，在你还不懂事的时候跟你讲的话，做好人，要听大人话，不要偷东西，不要乱占便宜，不要惹是非，就是这些话都是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你会发现，越往久远走，这些东西特别重要。用我们自己早期就是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衷的想法。找一个标杆，然后找到一些资源，最后就走上正道。

每天都有很多是非，商人是一个是非的人，今年是是非年，商场是是非地，变革的时代就是是非的年代。在一个是非的年代，是非地，是非人去获得是非物，怎么样能做到没是非，少是非。而坚持正确的是非，放弃那些错误的是非，获取正确的事物，这就是价值观。而这些东西让你能活下来，它们非常重要。20多年来，我们看到很多民营企业，有各种各样的是非。我今天看广昌讲有五个是非，网上传播的，有五大是非会让人死。其中有政商关系是非；有和明星牵扯的是非；有贪婪造成的是非等等。这五大是非，是广昌认为让你死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我们讲的价值观，就是解决在“五大是非”当中取是，而去掉非。

这个事情很重要，让你规避了风险，还让你把账算清楚。我们难得的是要算一辈子的账，一辈子确实算不清的，就是你一辈子还要挣多少钱；一辈子有多少痛苦和幸福；一辈子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死了，结束你的生命；在这些算不清的地方怎么办，你怎么去坚持。只有一件事，当你有了是非标准以后，有了价值观之后，这些账就算得特别简单。比如说入了佛，无就是有，一下子算清楚了。让就是取，苦就是乐，生就是死，都算清楚了。要是没有这一套思维方法，价值观，你每天都纠结。前两天高晓松和一个纠结的理工男生气，他在清华做演讲，讲了很多话，最核心的话就是诗和远方，这是晓松最爱说的一句话。

正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提问，结果一个男生是北京最牛逼的一个学校，人大附中高材生，清华的学生，理工男，突然举手问他一件事：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问你，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国营企业offer，我是不是应该去，我很纠结。

高晓松猛地一下说，我讲了半天诗和远方，你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该不该问呢，其实也不是说不对。但是这个问题，这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人生态度，就是计算每一个

当下的得失。而高晓松讲的是另外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看远处情怀和坚守自己，超出现实的一些追求。这两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而你要算当下，永远算，你每一次可能都是赚的，但是最后是失败的。

比如小偷和盗贼也算当下，他一定要算这次偷多少。最后他越算得清，越出事情。贪官算，当下也在算，我帮你办个事拿多少钱，也在算，结果也是要出状况。所以我们有一个价值观，让我们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或者我们讲的好人、好事、好钱，这个好都是最朴素的，我们传下来的诚信、好人，最简单，一点不复杂，只要你做下去，你都活下来了。你要放弃了，就死掉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老开玩笑说要听奶奶的话，听老人的话，不是听那些办事的具体方法，而是这些最朴素的真理，这些道理大概就是我们人所以能够在世上安全平安发展下去的一个根基。

活在未来，到当下混混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活下来就是要变化，要创造。前几天华大基因的老板汪建，我们两个在一起说一件事，我们两个都喜欢胡思乱想。他总在讲一件事情，讲什么呢？讲未来人类没有医院了。为什么没有医院呢，因为所有的医生其实都是没用的。为什么？他告诉我，人类已经发现的疾病有将近9千种，能诊断的即使是美国这么发达的，也有4千种，能够开药的大概3千种。那还有一半的呢，都没有用，就是说人对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从基因上加以改造，基因已经不讲转基因，叫基因编程，编辑基因，像编辑文稿那样。

如果我们在子宫里就把这些事情干好，这些病就没有了，所以他要做个未来的医院。这个医院没有现在这些大夫，可能是机器人，通过一些基因工程来解决，所以我也开玩笑，我说你是在子宫里战斗，他说一切从子宫开始，是最好的医院，说了很多有意思的话。我也在讲未来城市发展的故事，这时候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评价，我觉得对这种变革讲得非常

有意思。他说我们两个人是活在未来，到当下混混。就是说我们每天活在未来，在当下只是混混的，不是当下的人。所以我觉得活在未来，做当下的人，这是未来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要活下来，必须着眼于变革，着眼于做别人看不见的事情。

其实一个领导者，一位商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第二件事情，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件事情，做别人不做的事情。

前马云在杭州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就是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当时99%的人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没有看见今天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

第二，算了别人没有算清的账。别人算得清的是卖豆腐、卖面条，开餐馆，这都是算得清的账。但是他算了一本大账，和中国进步的时代一起算这个账，就是时间和人，以及价值观的账。如果一个人价值观不同，时间概念不同，以及合作发展的对象不同，这个时候算的账完全不同。有正义感的人，他即使是在监狱里，算账仍然是算正数。如果你是一个坏人，你在外面，时间是正数，但是你累计的账都是负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你变革的一个开始。就像刚才讲汪建，他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医院，他甚至说现在人造子宫已经可以很好地实施人类健康传承的问题。他甚至开玩笑说，以后每一个人造子宫就像一口锅，六个月可以，不用十个月，八个月也可以，直接叫爹就出来了。听起来很荒诞，甚至是不可能，但这是他看见的未来。他眼里有这个未来，他就会算他那本账，做别人现在不做的事情。

转型不一定是活，也有可能是死

同样做房地产，也有我们自己心里一本账，看别人看不见的

地方。地产联盟刚刚开了年会，就讲一件事情，每一个董事长都讲一下你心目中未来十年的行业，房地产，以及变化。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认为非常不好，要结束了。这有没有道理呢，也有道理。最近四年从a股市场上放弃房地产主业的有将近100家，万达也提出来去房地产化，所以不看好它的观点似乎在现实中也有得到验证。说它好的呢，也有很多，万科认为它才刚刚开始，五年以后它是一个万亿收入的企业。这就是人们心目中不同的地方，你怎么样去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每个人心里还有不同的房地产未来。这样就导致了你要变革，你要做决策，去做什么事情。

当我们看到不同的未来之后，我们开始去研究，我们当然就可以找到自己脚下的道路。这就是转型，创新和转型是在一起的。房地产行业，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四个字，创新，转型。也就是说不做未来，你基本上活不下去。在转型当中也不一定都是活，也有可能都是死。就相当于你到医院，不都是活着回来，有相当一部分去是为了活，但出来是躯体。站着进去，躺着出来，转型的路上每天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房地产怎么转型呢，怎么看到自己的未来呢，目前简单地说，我们看到了三种可能性。

成功人士演讲视频篇三

“你要坚信，你现在所经历的，将在你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正是这种信仰让我没有失去希望，它使我的人生与众不同。”

很荣幸今天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而我从来没拿过大学毕业证。说实话，在我的生命中，今天也许是我距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天了。我想向你们讲述我生活中的三个故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三个故事而已。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如何把生命中的点滴串连起来。

故事得从我出生时讲起。我的生母是一个年轻的、未婚的大学毕业毕业生。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她非常希望我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收养。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使我得以被一个律师和他的妻子所收养。让她意外的是，当我出生之后，律师夫妇突然决定生个女孩。所以我的养父母(他们还在我亲生父母的观察名单上)突然在半夜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不小心生出来的男婴，你们想要吗？”他们回答道：“当然！”但是我的生母随后发现，我的养母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的养父甚至没读过高中。她拒绝签收养合同。直到几个月以后，我的养父母答应她一定会让我上大学，她才同意。

在十七岁那年，我真的上了大学。但是我很愚蠢地选择了一个几乎和斯坦福大学一样昂贵的学校，我的养父母是工人，他们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我的学费上。六个月后，我已经看不到其中的价值所在。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也不知道大学能帮我找到怎样的答案，而我却几乎花光了养父母一生的积蓄。所以我决定退学，我觉得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不能否认，我当时确实非常害怕，但是现在回头看看，那的确是我这一生中最棒的决定。在我决定退学的那一刻，我终于可以不必去读那些毫无兴趣的课程了，可以去学那些看起来有点意思的课程。

但这并不怎么浪漫。由于没有宿舍可住，我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为了有钱填饱肚子，我去捡5美分的可乐瓶子来卖；在星期天的晚上，我要走七英里的路，穿过这个城市到harekrishna教堂，只是为了能吃上饭——这个星期唯一一顿好点的饭。但我喜欢这样，我跟随好奇心和直觉所做的事，后来被证明基本都是极其珍贵的经验。我举几个例子：

那时候，里德大学提供了全美国最好的书法教育。整个校园里的每一张海报、每一个抽屉上的标签，都是漂亮的手写体。

由于已经退学，不用再去上那些常规的课程，于是我选择了一个书法班，想学学怎么写出一手漂亮字。在这个班上，我学习了各种衬线和无衬线字体，如何改变不同字体组合之间的字间距，以及如何做出漂亮的版式。那是一种科学永远无法捕捉的充满美感、历史感和艺术感的微妙，我发现这太有意思了。

当时，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些知识会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实际运用价值；但是8年之后，当我们设计第一款macintosh电脑的时候，这些东西全派上了用场。我把它们全部设计进了mac，这是第一台可以排出好看版式的电脑。如果当时我在大学里没有旁听这门课程的话，mac就不会提供各种字体和等间距字体。自从视窗系统抄袭了mac以后，所有的个人电脑都有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退学，我就不会去书法班旁听，而今天的个人电脑大概也就不会有出色的版式功能。当然，在我念大学那会儿，不可能有先见之明，把那些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串起来；但之后再回头看，生命的轨迹变得非常清楚。

再强调一次，你不可能充满预见地将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点点滴滴之间的联系。所以，你要坚信，你现在所经历的，将在你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你不得不相信某些东西，你的直觉、命运、生活、因缘际会……正是这种信仰让我没有失去希望，它使我的人生变得与众不同。

二、关于成功：坚持

“伟大的工作只会在岁月的酝酿中越陈越香。在终有所获之前，不要停下寻觅的脚步。”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失去。

我是幸运的，在年轻时就知道了自己爱做什么。在我20岁的时候，就和沃兹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电脑公司。我

们勤奋工作，只用了10年的时间，最初只有一个车库和两个小伙子的苹果公司，已经扩展成拥有4000名员工、价值达到20亿美元的企业。而在此之前的一年，我们推出了我们最好的产品macintosh电脑，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然后，我就被炒了鱿鱼。一个人怎么可以被他所创立的公司解雇呢？这是因为，随着苹果的成长，我们请了一个原以为很能干的家伙和我一起管理公司，在头一年左右，他干得还不错，但后来，我们对公司未来的前景出现了分歧，于是矛盾便产生了。由于公司的董事会站在他那一边，所以我被踢出了局，那年我30岁。失去了一直贯穿在我整个成年生活的重心，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觉得我让企业界的前辈们失望了，我失去了传到我手上的指挥棒。我找到了戴维·帕卡德(注：戴维·帕卡德，惠普的创办人之一)和鲍勃·诺伊斯(注：鲍勃·诺伊斯，英特尔创办人之一)，我向他们道歉，因为我把事情搞砸了。我成了人人皆知的失败者，我甚至想过逃离硅谷。但曙光渐渐出现，我还是喜欢我做过的事情，于是决定重新开始。

事实证明，被苹果开掉是我这一生所经历过的最棒的事，尽管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成功的沉重被凤凰涅?的轻盈所代替，我以自由之躯进入了生命中最富创新力的时期。

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开创了一家叫做next的公司，接着是一家名叫pixar的公司，并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曼妙女郎劳伦斯。pixar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全电脑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现在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画制作公司之一。后来经历一系列的事件，苹果买下了next。于是我又回到了苹果，我们在next研发出的技术在推动苹果复兴的核心动力。我和劳伦斯也拥有了美满的家庭。

我非常肯定，如果没有被苹果炒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我身

上发生。对于病人来说，良药总是苦口。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块板砖拍向你的脑袋，但不要丧失信心。热爱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直支持我不断前进的惟一理由。你得找出你的最爱，对工作如此，对爱人亦是如此。工作将占据你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事你认为具有非凡意义的工作，方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而从事一份伟大工作的惟一方法，就是去热爱这份工作。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一份工作，那么就继续找。不要安于现状，当万事了于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何时能找到。如同任何伟大的浪漫关系一样，伟大的工作只会在岁月的酝酿中越陈越香。所以，在你终有所获之前，不要停下你寻觅的脚步。不要停下。

三、关于抉择：坚定

“财富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遵从你的内心和直觉，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提醒自己行将入土是我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首选工具。”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在17岁的时候，我读过一句格言，好像是：“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你生命里的最后一天，你将在某一天发现，原来一切皆在掌握之中。”这句话从我读到之日起，就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33年里，我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末日，我还愿意做我今天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吗？”当一连好多天答案都否定的时候，我就知道做出改变的时候到了。

提醒自己行将入土，这是我在面临人生中的重大抉择时最为重要的工具。

因为所有的事情——荣誉、声望、对尴尬和失败的惧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将烟消云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我所知道的各种方法中，提醒自己即将死去是避免产生上述

想法的最好办法。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没有理由不听从你内心的呼唤。

大约一年前，我被诊断出癌症。在早晨7：30我做了一个检查，扫描结果清楚地显示我的胰脏出现了一个肿瘤。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胰脏究竟是什么。医生告诉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种不治之症，顶多还能活3至6个月。大夫建议我回家，把诸事安排妥当，这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标准用语。这意味着你得把你今后10年要对你的子女说的话用几个月的时间说完；这意味着你得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尽可能减少你的家人在你身后的负担；这意味着向众人告别的时间到了。

我整天都想着诊断结果。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切片检查，医生把一个内诊镜从我的喉管伸进去，穿过我的胃进入肠道，将探针伸进胰脏，从肿瘤上取出了几个细胞。我打了镇静剂，我的太太当时在场，她后来告诉我说，当大夫们从显微镜下观察了细胞组织后尖叫起来，因为那是非常罕见的、但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胰脏癌。我接受了手术，现在已经康复了。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我希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不要有比这一次更接近死亡的经历。在有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后，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有用但纯粹是知识上的概念，我可以更肯定地告诉你们：没人想死；即使想去天堂的人，也是希望能活着进去。死亡是每个人的人生终点站，没人能够例外。生命就是如此，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造物，它是生命更迭的媒介，送走老者，给新生代让路。现在你们还是新生代，但不久的将来你们也将逐渐老去，被送出人生的舞台。很抱歉说得这么富有戏剧性，但生命就是如此。

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否则你就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他人的观点所发出的噪音淹没你内心的声音。最为重要的是，要有遵从你的内心和直觉的勇气，它们可能已知道你其实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非常棒的杂志叫《全球目录》(thewholeearthcatalog)它被我们那一代人奉为圣经。这本杂志的创办人是一个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家伙，他住在menlo park离这儿不远。他把这本杂志办得充满诗意。那是在60年代末期，个人电脑、桌面发排系统还没有出现，所以出版工具只有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这本杂志有点像印在纸上的google但那是google出现的35年前。它充满了理想色彩，内容都是些非常好用的工具和了不起的见解。

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做了几期《全球目录》，快无疾而终的时候，他们出版了最后一期。那是在70年代中期，我当时处在你们现在的年龄。在最后一期的封底有一张清晨乡间公路的照片，如果你喜欢搭车冒险旅行的话，经常会碰到的那种小路。在照片下面有一排字：好学若饥，谦卑若愚(stayhungrystayfoolish)这是他们停刊的告别留言，此后的日子里，我总是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现在，在你们毕业、即将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用这句话与你们共勉：好学若饥，谦卑若愚。

成功人士演讲视频篇四

萨曼莎，斯蒂法妮，克里斯，所有的高级军官以及所有的学生发言者，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演讲中带来的揶揄和笑话！你们可知道，当我受邀到这里来演讲的时候，我有些受宠若惊！他们邀请比尔·盖茨在毕业典礼上做主题演讲。他的钱比我多[笑声]而且他上过哈佛。我在这带来了我的朋友格伦·哈钦斯，这是他第30回重聚此地，他负责捐赠的相关事情而且他跟我解释说，比尔·盖茨真的真的很富有，我仅仅是算得上富有而已[笑声]。之后我想，这样也好，学生们之前也问过我，此外，我不必穿礼服。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喜庆非正式的日子会邀请我来，

你们应该邀请一个60岁白发苍苍的老人来演讲。

沿袭艾尔·弗兰肯、威尔·法瑞尔[笑声]、勃瑞特·阿里·g或者任何和电视剧搞怪一家人中科南·奥布赖恩同时代人的优良传统，多么好的一个传统!所以我确实喜欢《塔拉迪加之夜》。然而,当我阅读着所有我能找出的关于毕业班的东西,我认为我想得好,但他们今天确实没有什么乐趣。他们已经享受了这样的乐趣。他们在考试临近时参加这场班级范围的冒险比赛[笑声].而且当我听到各位的讲话,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们为什么享受过这种乐趣。现在你们全部都能竞选总统。你们经历过冒险.这是一场长达8年的冒险比赛。我原以为是好的.或许是因为你们将要任命drewfaust为你们的下一届总统,我认为妇女现在应该竞选所有东西[笑声].然后我估计可能是仅仅因为罗宾·威廉斯和比利·克里斯拒绝了你们[笑声].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来到了这里,我确实很开心。[笑声].

我认为今天你们已经听到大多数你们需要听到的东西。但是此刻我仍想要你们聚精会神的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毕业班自1968已经邀请了一些非喜剧演员来参加典礼。首先是很久前在4月被杀的马丁路德·金[掌声]。那年我在乔治城上大四,所以记忆犹新。在他能受邀来这演讲之前,他已经在四月遇害了。科雷塔来到这代替他做了演讲。你们信奉特蕾萨(修女),你们也崇拜波诺(摇滚歌手)。他们有什么共性?他们是我们普通人性的象征,他们是甚至对幽默大师犬儒主义都给以谴责的代表。基本来说,马丁路德·金按他选择的方式来做,因为我们都陷在一个我们称之为不可逃脱的相互关系网中。纳尔逊·曼德拉,世界上最好的活生生的例子,我确信他来自南非的一个科萨人称之为特南斯凯部落。使用英语,你们用,我们也用。所以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特蕾萨修女和地球上来自加尔各答市最贫穷的人生活一起。所以波诺离开了他的摇滚乐舞台开始担心那些死于爱滋病的无辜的婴儿和那些思想明智但从未得到机会去追寻他们的梦想的不幸的人。因此,作为一个大四毕业生,你们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好!我看

着你们所有人，多么期盼我能重新开始。我想如果你们能让我重回21岁，我愿意让你们来当总统[笑声]。

如果我能重新开始做每一件事，我愿意冒险将它们都做成功。但是我在想，仅仅想一下这个振奋人心的年代！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就在我来这里之前几周，我了解到多亏人类有了基因组排序，正在进行的研究才已经鉴定出了预示糖尿病发病的两个高发信号，正如你们所知的一样，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预知，在未来十年里，每3个美国出生的孩子中会有1个将患上糖尿病。我们竟冒这样的风险抚育一代比自身父母命短的孩子。这不是因为我们受饿，而是因为我们吃错了东西，我们不锻炼。但是这是一件大事。在这之后，我还了解到，透过强大的望远镜，我们已经观测到有颗行星绕最接近于太阳系的100颗星其中的一颗星的轨道运行，看起来那里的大气状况如此的类似于我们地球的大气状况以致于那里出现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哎，单就这个大宇宙而言，它是接近我们的，但是它仍然离我们有万光年的距离。任何年轻人用一生的时间都无法到达。因此，除非这班上有一名崭露头角的天文物理学家想要匆忙结婚，并且将事情接着交付于下一代人，然后和另一对夫妇一起去那里，否则我们将必须等他们来到我们的地球。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同样令我们振奋的是我们民族的多样性。如果你看看周围的观众，我正在想，如果30年前有一个象我一样的人在这做演讲，这群人会有多么的不同！如果针对我们所有的人，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更加有趣了！

那是个另人泄气的年代，所有的机会都存在着不公平性。那里充满了不安全性，不稳定性。世界一半的人仍然过着每天不到两美金的生活。十亿人每天收入还不到一美金。十亿人每晚饿着肚子睡觉。还有十亿人在现在或他有生之年都喝不到一瓶干净的水。而今年死亡人数中将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死于肺结核、疟疾及由饮用脏水引起的传染病。

在美国是没有人死于这些疾病的,除非是有些人的爱滋病药品不再有效或他们拒绝遵守政权规定.在美国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六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尤其是股票交易市场达到40年来创公司利润的顶盛时期。工人每年都提升了生产力,但中等阶层的工资却不见涨。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恢复四个百分点来补助在贫困线以下的全职业工人,四个百分点保障没有医疗保险的工人家庭。那是个不平等,动荡,危险时期,因为我们易受恐怖事件伤害,要面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类似禽流感一样的全球流行病。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取笑现代媒介和文化,我认为很有趣当我在我chappaqua的小房子里,独自为总统候选人加油[笑声],在最后几个月看晚间新闻时,更觉得这很讽刺。不知为什么,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对附近街区最新犯罪活动进行抓扑和猜疑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头发是否已经长出,我已经得知罗马尼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每3平方英里内的鸡都被确诊为禽流感,这些不幸的消息都被掩埋了。在晚上的新闻里,把禽流感事件与布兰妮和罪犯的消息做卖点竞争。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它让我们共享到了不安全性。你们这周所见的所有故事报道都是有关恐怖分子的攻击活动在肯尼迪飞机场受阻事件。

记得几个月以前,据我所知每个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不由得直摇头,我们发现在伦敦有一个密谋事件,恐怖分子试图把易爆化学制品放进婴儿瓶子逃避飞机场人员检查。每次我问他们,你是否感觉得到一股寒意穿透了你的脊骨,他们说是的,对他们来讲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能想象出乘飞机的情形,或者以我为例,我能想象我的女儿为了她的工作而不得不经常乘飞机旅行。这就是在这我想告诉你们的.不公平是存在的,不安全性是可以掌控的.我们必须要在21世纪好好努力解决像20世纪一样发生的带走许多无辜生命的政治暴力事件。

记住发生了些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1200万人丧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光某一处就有1500-2000万人丧身,600万人死于

大屠杀，600万个犹太人被杀，其与国籍丧身300万人。在与前苏联的两次世界大战间和之后的政治大清洗中有2000万人丧身。200万死于与柬埔寨独立战争中，上百万士兵死于非洲部落战争中，还有中国“”时的大批未知死亡人数。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除非你期望你们这一代人像20世纪带走许多无辜生命一样的政治暴力事件再次发生。差别是这次你认为无辜受伤的人可能是你。因为世界是相互依存的，所以要真是这样的化，那么，尽管世界存在着不安全性但还是可以掌控的。

你们的精神也感染了我今天的情绪，在坐的各位拥有着哈佛学位，聪明的才智，这些实际上都给了你们无限的潜能。你们必须好好考虑所有的这些事情并就你这一生中该做什么做切实的深思。我希望你们能分享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拥互曼德拉和解精神，支持波诺关心穷人问题，并且跟随特蕾莎修女的一生做一些积极的公益事业。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的普通群众在做公益事情上享有了更多的权力，这都是因为非政府组织能力的提升，全球媒体文化的宣传，计算器网络通路的传播，所有的这些都给了大家适当的发挥权利的方式，如果全民齐心，那就可以改变世界了。当前总统布什和我被邀请处理海啸事务时，在我们处理卡特里娜海啸工作之前，许多美国人在地图上都不能找到马尔地夫群岛或斯里兰卡半岛，最后我们把12亿美元捐助到海啸救援工作上去了。30%的美国家庭参与了捐助活动。他们当中的一半是通过网上捐助的，这就是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都来支持你，那你甚至不需要太富有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我们必须这样做，为公民服务在我们国家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和哈佛大学一样古老，当然也要比我们的政府古老得多。

早在宪法生效前4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在费城组织了第一个志愿消防队。当托克维尔(法国人)1835年来这里时，他在讨论其它事情过程中流露让他感到惊奇的是，美国人总是愿意自己加快步伐去做事，而不是等其它人去做它。现在在美国我们有1,010,000个非政府组织。不计那355,000个宗

教团体，这些组织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事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人的工作。印度有注册了100万个这种组织，其中有50万个正在积极地投入工作。中国注册了280,000个这种组织，数目是其两倍的组织没有注册是应为他们工作不想受限制。俄罗斯有400,000这种组织，数目是如此之多以致于普京总统试图要限制它们的数量。我希望他不会那样，但这确实是一个高级难题。在我1993年当选为总统时，俄罗斯或者是中国都没有非政府组织。全世界人们都知道他们能做一些事情去改变世界。但是再次，我想对你们所有人重申，如果我们没有挑战去面对，在未来的50年也没有什么东西去妨碍你们的子孙来到这个美丽的地球，这种情况比持续贬低我们共有生活的意义并且削弱我们解决我们共有问题能力的意识和情感上的分歧造成的影响要严重得多。因为在这儿达成的简单的共识是，我们的差异比我们的共性重要。

现下我们觉得这很好笑吧！下个月我就要进行每年艰辛的长途旅行了，去非洲看看艾滋病项目进行得如何，并且与尼尔森·曼德拉庆祝他89岁生日，不知道他还有多少日子。想到我可能99.9%与他相同时，我甚至无法想象。因此我问你们，我们有诸如此类的其它问题吗？darfur地区发生的是一场悲剧吗？我希望美国采用明智的气候变化制度吗？我憎恶政府的理论家修改科学报告吗？我不赞成正在进行的上千件事情吗？绝对是的。所有这些都源于我们能违反获悉的知识、理智、甚至人性基本素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关键，这也决定了大家崇拜权力高于理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关键。近几年最重要的事就是与前布什总统一起做这项工作。大家知道，我应该做这事。我身体健康，思想还跟得上时代。老布什都82岁了，仍然坐飞机飞来飞去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喜欢这小伙。抱歉观众里有顽固的民主党人，真的抱歉。[笑声]生命就是每天遇见新鲜的事。接下来，具体讲两个故事结束这次演讲，故事一个发生在亚洲，一个发生在非洲。

乔治·布什和我经历海啸之后，我们进行了救灾工作。地震过后，科菲·安南邀请布什督导联合国在巴基斯坦的救援活动，

这项工作现在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邀请我担任海啸救援活动的协调者，继续待两年。因此我的倒数第二次旅行去了印度尼西亚亚齐，亚齐是目前为止受灾最严重的地区，25万人遇难。我去了一所难民营，那儿非常酷热，但几千人仍生活在帐篷里，非常的不舒服。而我的工作就是去那儿，听他们抱怨，然后想出解决办法，怎样更迅速地使他们离开那。因此这些救灾营每个都选举了一位首领。到达时，我带来的年轻的翻译，一名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把我介绍给首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笑着向我问好，我低头看着这个小男孩，非常惊讶，几乎无法呼吸，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孩，我告诉了翻译，翻译说是的，但在海啸前他有9个漂亮的兄弟姐妹，现在全部没了。

故事就说到这，大家好好想想。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邀请到这里时，整个国家仍笼罩着种族歧视。十年后又笼罩着性别歧视，之后又是恐同性恋症。偶尔这些丑陋的东西又会重新流行起来，但总的说来，在场的没人准备一生被这些东西束缚着，但也没人能幸免，我们都面临着诱惑。你们面临的最大诱惑是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相信与众不同使自己来到这儿，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财富或满足任何需求，而且认为这百分之一中的十分之一的差别是你们的全部，自己应该有好的机遇，别人应该有差的遭遇。你们一定不要落入这个陷阱。沃伦·巴菲特计划捐出99%的财富，因为他说他赚的钱大多数是因为他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是一场幸运的意外。而且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他的工作甚至比教师、警察、护士、医生和关心了应该受到人们关心的人的人们的工作更加受到我们的赞赏。巴菲特计划捐出99%的财富，而剩下不到1%的财富他这辈子都花不完，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财富不全源自于这百分之一中的十分之一的差别，是人性让他捐出99%的财富给那些更需要钱的人。

成功人士演讲视频篇五

我和梅琳达怀着激动的心情与你们欢聚在此共贺毕业。能受

邀到斯坦福大学学位授予典礼上做演讲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对我们而言，这尤为荣幸。斯坦福大学正日渐成为我们家庭成员最喜爱的大学。而长久以来，斯坦福也是微软以及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最喜爱的一所大学。”

我们一直致力于让最聪颖有创造力的人攻克最为重要的问题。结果证明，一大部分这样的人才都来自于斯坦福校园。

如今，我们在这里进行着30多个研究项目。当我们想要通过对免疫系统的研究来寻找治愈世界上最可怕疾病的方法，我们需要斯坦福。当我们需要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来帮助低收入学生上大学时，我们亦需要斯坦福。这便是人才的摇篮。

在这里，有着灵活的思维，对于改变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新鲜事物的渴求。在这里，人们善于发现新事物，并乐享这份经历。

梅琳达·盖茨：当下，一些人用书呆子这样词语称呼你们，而我们听说你们正为这个称呼而倍感骄傲。

比尔盖茨：嗯，我们与你们同在。

比尔盖茨：我的这副普通眼镜也没多大差异嘛。

在这所校园中，每时每刻都有非凡的事件发生，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用一个词来表达对斯坦福的挚爱，那便是“乐观”。这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乐观精神，那便是，所有的问题在创新之下都能迎刃而解。这便是驱使我在1975年离开波士顿郊区的大学，并永远辍学的一个动力。

当时的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的魔力能够赋予全世界人民以力量，并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据那时算起，已有40年之久，我和梅琳达喜结连理也有之远了。这些年来，我们都比过去更为乐观开朗，但是在这些人生之旅中，我们的乐观也实现了进化。

我们今天很想与大家分享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并和你们聊聊我们的和你们的乐观精神怎样为更多的人服务。当初和保罗创立微软之时，我们的目标是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普及到普通大众，这便是我们当时的说法。在早期的一本书上的封面有一个上扬的拳头，他们称之为《计算机解放》。

在那个时候，只有大企业才能购置计算机。我们想让这种计算机设备普及到社会大众并让计算机民主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个人电脑对人们的巨大效用，但是这种成功同时造成了新的困局。如果富人的孩子拥有计算机而穷人的孩子却不能时，这种科技会加剧不平等。而这与我们的核心理念相抵触。

科技应当惠及万众。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我将它定位为微软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和梅琳达在建立基金会之初的首要任务。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从而确保人人都能有机会使用。

当我在首次出访南非时，我便开始关注“数码鸿沟”。因公事出差的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区开会中。当时我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家庭中。

那时距离尼尔森·曼德拉上台，并结束种族隔离只有3年。当我同主人共进晚餐时，他们使用铃铛来使唤管家。在晚饭后，男女相互分开而男人们开始抽雪茄。当时我想，幸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否则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在第二天我去了索韦托，约翰内斯堡西南的一个贫穷小镇，

那里曾经是反种族隔离的中心。尽管从约翰内斯堡到索韦托路程不长，但从进入索韦托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令人无比震惊。

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和我所来自的地方截然不同的世界。索韦托之行让我很早便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天真。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和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一切相同。

但是我很快明白了，这里并不是美国。

我曾经阅览过有关贫穷的调查数据，但是却未曾目睹过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用铁皮搭成的简陋棚户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人们几乎不穿鞋，赤脚行走。或者说根本没有街道，只是一些坑洼的泥土路。

由于社区中心没有持续供电的设施，所以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线连接到200英尺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看过了这些装置，我明白了一旦记者离开后，发电机将会被运用到更紧迫的任务上。使用社区中心的人们也会因此而离开，为电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担忧。

当我向媒体道出已准备好的发言时，我谈到索韦托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里程碑，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决定是科技是否会让发展中国家落后。这也便是要缩小差距。

但当我说出这些词时，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如此相关。我没有说的是，“顺便说一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大洲上每年都会有50万人死于疟疾的事实。”但我们还是万分确信我们会为他们带来计算机。

在我去索韦托之前，我认为自己很理解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可那时我才明白我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不停问自己‘你还认为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吗？’我向自己保证，

在重回非洲之前，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穷的原因。

数年来，我和梅琳达确实发现了穷人们的当务之需。

在后来一次到南非的时候，我去了一家住有很多抗药性肺结核患者和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的医院，这是一种治愈率不到50%的顽疾。我还记得那个充满绝望的地方。

在一个巨大的开放性病房里，住着很多很多病人，他们穿着睡衣，带着口罩，慢慢挪动着。有一层楼是专为孩童开设的，其中包括还在卧床的婴儿们。医院中也为适龄儿童设有小学校，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无法战胜病魔踏入学堂，因此医院似乎并不确信是否有必要开设这所学校。

我同一位30多岁的病人做了交谈，并了解到她曾肺结核医院的一名职工，因为咳嗽而病倒。她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患上了耐药性结核病，在后来也被诊断患有艾滋。她活不了过久了，但有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却“覬覦”着她即将空出的床位。这是一个有很多候场病人的地狱。

但是目睹了这个地域并不能减少我的乐观心态，相反，它指导着乐观的前行。在我们离开时，我在车里跟与我们同行的医生说，我虽然知道耐多药结核病是一种顽疾，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一些实事。实际上，在今年，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阶段，对于那些病人而言，他们不再需为18个月50%的治愈率而花费美元，我们的新药物花费不超100美元便能在6个月后实现80%的治愈率。

乐观常被视为错误的希望。但是错误的无望也存在于世，那就是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的态度。但我们却能够做到。

在比尔去过结核病医院后，他曾给我致电。(因为)惯例上当我们其中一个出国的话，我们都会聊聊这天我们遇到的人和我们去过的地方。但是这番电话有些特别。

比尔说，梅琳达，我(今天)去了一个我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地说不出话了。他最后只是说，等我回来了再详细告诉你。(其实)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因为当你看到濒临绝望的人们，他会让你十分悲痛。

但是如果你想做得更多，你必须看到最坏的情况，我也经历过那些日子。大概十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去印度旅游。在我临走的那一天，我和一群妓女进行了交谈，我希望跟她们讲她们所面对得艾滋病的风险，但是她们想跟我聊的只是(作为妓女的)耻辱。

这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被她们的丈夫所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她们去卖淫的原因。她们想养活自己的孩子。他们在社会的眼中是如此卑微，以致于她们可以被任何人甚至是警察强奸，抢劫，甚至挨揍，(而)根本没有人会在意(她们)聊起她们的生活让我感触至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们多么想接触他人。她们希望触摸我，也希望让我能去触碰她们也许是通过这种身体上的触碰证明了她们存在的价值。所以当我离开之前，我们肩并肩，手牵手，一起照了相。

之后在那天，我去了印度的一个弥留者的家中。我走进大厅，我看见一排排的床，除了远在角落的一张床，每张床都有人在照顾。所以我决定过去看看。

这位病人是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我还记得她的眼睛的样子。她有着大而悲伤的棕色的眼睛。当时的她如此憔悴并且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她的肠道里什么东西也盛不下，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在她的床下放了一个盘子，然后在床的底部开了个洞，这样一切东西就能倾泻到那个盘子中。我看得出她得了艾滋病。不仅可以从她的外表，而且也可以从她独自在这个角落中看出来。得艾滋病令人声名狼藉，特别是对女性。并且得病的惩罚就是被抛弃。当我走进她床边时，我突然感觉彻底的无力和无助感。我无能为力实施帮助。我知道我不能救活她。但是我不想让她独自一人(死去)。所以我跪下来

然后伸出手，她摸到我的手然后就抓住，不松开。我不会说她们的语言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对她说什么。最后我只是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是你的错。

在我陪着她待了一会之后，她的手指向了屋顶。很显然她很想上屋顶，而我发现太阳快要落山了，所以她想做的就是等上屋顶并且看日落。那时房子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忙碌，然后我对他们说，我们能不能把她抬到屋顶上？不行。我们现在必须要分派药物。所以我就等着他们分派药物，然后我又问了另外的工作人员，他们说不行，我们太忙了。我们不能抬她上去。所以，最后我就把她抱在了怀中。

她不过是骨瘦如柴，我就抱着她上了屋顶。找到了一个在微风的吹拂下响着的破旧不堪塑料凳。我把她放在椅子上，拿一个毛毯盖住她的腿，然后她就坐在那里望向西边，看着日落。工作人员知道她在屋顶上，我确保他们知道并且会在日落以后把她带下来。而不久后我就要离开。

但是她从未离开过我。我感到彻底的无力去面对这位妇女的死亡。但是有时，就正是这些你不能帮助的人群给了你最大的激励。

我知道早上我碰到的那些性工作者将来可能就会是那天夜晚我抱上屋顶妇女的样子。除非我们找到一个方法来对抗这个羁绊她们一生的耻辱。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基金已经帮助性工作者建立了支持小组，那样她们可以互相协助，要求安全的性行为，让客户就使用安全套。正是因为性服务者们勇敢的努力保持了性工作者的低hiv感染率，并且很多研究表明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大范围地爆发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这些性工作者一起帮助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就会发生意

想不到的好事。她们形成的这个社区成为了一个任何事互相协助的平台。警察和其他任何强奸或者抢劫她们的人都不可能无法无天。妇女们组建起了互相鼓励储蓄财产的系统，这样有了足够的储蓄，她们就可以离开性服务行业。这就是那些在社会上被视作底层中的最下等人做的事情。对我而言，乐观并非消极地期待事情会变好而是一种相信事情会做的更好的确信和信念。因此不管我们目睹了怎样的痛苦，不管事态如何糟糕，如果我们没有失去希望不转头而去，那么我们便能伸出援手。

比尔盖茨：我和梅琳达描述了几个最为在男性的画面，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即使是在绝境之中，乐观也会加速创新，产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从未看过那些痛苦折磨着的人时，你的乐观也将无能为力。你也将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这让我想到了我眼中的一个悖论。

现代社会拥有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学正处在创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新公司，有思想的学校，硕果累累的教授，富有灵感的艺术文化，创新的软件，药品，还有优秀的毕业生。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还是在深沟中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你都在为人类相互间的协作做出惊人的突破。

同时，如果你问全美国的人——未来回避过去更好吗？大部分人会说不，我的孩子不如我优秀。他们认为创新不会让自己或孩子的世界更好。

在我看来，悲观者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并不疯狂。如果创新仅凭市场驱动，我们都不关注不公正现象，那么我们的重大发明将令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我们不会改善公立学校，我们不会治愈疟疾，更不会终止贫穷。我们不会研发出让贫困农民在气候变化中也能种出植物的发明。

如果我们的乐观无法用来解决那些影响许许多多同胞的问题，

那么这种乐观主义还需要融入更多的移情元素。如果我们能在乐观中融入同情，我们就能解决贫困，疾病以及教育匮乏的问题。我们会以创新作答，并震惊那些悲观主义者。

在下一代中，你们，这些斯坦福毕业生，将开启一波创新的新潮。你们会决定解决哪些问题呢？如果你的世界很宽，那么就能创造出我们理想的未来。如果你的世界很狭隘，就会造出悲观者恐惧的未来。

正如我在索维托所学到的，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乐观影响所有人，并赋予他们力量，我们就要看到他们最紧迫的需求。如果我们的乐观没有融入同情，那么我们掌握多少科学秘密也没有任何用处。

我们都解决不了世界上的难题。我们只是在玩智力游戏罢了。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当时的我视野更宽广。你们会比曾经的我做得更出色。如果你们全身心地投身于此，你们便能震惊那些悲观者。我们对之迫不及待。

梅琳达·盖茨：让你们的心为之而碎。这会改变你们处理乐观的方式。

在去南亚的旅行中，我遇见了一位贫困潦倒的印度妇女。育有两子，她后来乞求我让我把这两个孩子带走。当我祈求她原谅时，她说，那好吧，请至少带走一个也可以吧。

在另一个去洛杉矶南部的旅途中，我遇见了一群来自贫困社区的学生。一个年轻女孩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那群父母逃避责任，我们只是留守儿童呢？这些女性让我心碎。

而她们现在依然让我心碎。当我自己承认，我也可能会是她们中的一员。我与旅途中的母亲交流时发现，我们想给予孩子的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将其给予孩子的能力。

那么差距何在呢？我和比尔曾就此问题与我们的孩子在餐桌上共同讨论。比尔工作非常努力，他冒过风险，为成功做出不少牺牲。但是还有一个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便是运气。完完全全的运气。你出生何处？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成长？没有任何人赚得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被赐予了这些东西而已。

所以当我们剥去运气和优待，并思考没有他们我们会将如何时，这个人就更容易看到那些贫困者，并说，这可能就是我。这就是同情心，同情心抹平障碍，为乐观敞开新的大门。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的呼吁。在你离开斯坦福校园之后，带着你的天分，乐观以及同情心，改变这个世界，让数百万人为之乐观起来。你无须急功近利，你还要开创事业，付清债款，找寻另一半并喜结良缘。现在就这些便足够了，但是在你们的生命之中，可能你们并未计划过，你会目睹那些让你心碎的苦楚。当这些痛苦发生时，不要掩面离开，在这一刻，改变因此而孕育。